

巴黎都暗淡了

巴黎都暗淡了

人文影踪

主编 李 辉

郁 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巴黎都暗淡了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都暗淡了/郁风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2
(人踪书影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216-03849-5

I. 巴…

II. 郁…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131 号

人踪书影文丛

巴黎都暗淡了

郁 风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62 千字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 6.875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数: 1-5 000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书号: ISBN 7-216-03849-5/I·335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人踪书影文丛》总序

李 辉

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人们常爱说:阅读人生。不错,当一个个人物的印象被描述下来时,那些远去的踪迹就成了我们了解历史、体味人生的最好对象。

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与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为此津津乐道甚至迷恋其中,从而体验到别样的愉悦。

好多年前,我为《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写过一个专栏,名曰:人地书。当时我写了这么一句题记:“文学大世界,无非人地书。”后来还将自己第一本读书随笔集起名为《人地书》。现在想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表述,概括得过于宽泛。其实,这四个字也许更好——人踪书影。人在行走,书也在行走,地点不断变化,踪影叠现,串联一起,便是生活。

因此,我愿意用“人踪书影”作为本套文丛的名称。虽不精彩,窃以为能较为贴切而具体地体现本套文丛的特点。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笔调写不同的人 and 书,那些远远近近的人踪书影,便会在读书人面前呈现一个多样的世界。

忽然发现,“人踪书影”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书名颇为相似。不同的是,《萍踪侠影》是完全虚幻的世界,“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则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一次次作者感受中的酸甜苦辣,一本本书的里里外外,将有力地把我们与历史、与现实拉得更近,更近。

2003.10.14,北京

巴黎
都暗淡了
自序

生

命中由于有幸邂逅这么多朋友、精彩的人物，才显得五色缤纷。由于他们曾经与我同在，而从不感到寂寞。即使一同沐浴着苦难，经过时间的漂洗，也变成亮丽色彩中必不可少的暗黑，就如同一幅画少不了墨色。

我曾读到一位癌症患者所写：

“你不能延续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

但我以为这宽度也不是全由自己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朋友，是靠愿意亲近的人物，不论是从日常接触或是从他的作品、思想、行为，全都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在拓展着自己的宽度。

自然，这宽度也包括足迹所到的不同气候、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环境的各个角落。

应该感激本文丛主编李辉，他经常以老人所望尘莫及的速度，完成大量的不同性质的工作，如写作、编稿、读书报、逛地摊、为别人编书、为出版社拉稿、开会活动、出游访友……甚至吃喝玩乐，什么也不耽误。本书所收都是经他所选，经他编辑，经他联系出版，才成为书的。

2003年10月7日于北京



1	自序
1	巴黎的名人故居与名人街
5	枫丹白露森林与街道树
9	一座小小古城——摩莱
12	圣母院的音乐会
16	一位出版家的“磨房”
20	物质文明的橱窗
25	罗丹博物馆及其他
37	巴黎都暗淡了 ——悼熊秉明先生 附：我的生活暗淡了 ——熊秉明夫人丙安致郁风
48	一颗超载负重的心 ——纪念好友何塞·万徒勒里
59	伟大幽灵之屋
66	从诗开始，以诗告终 ——关于郁达夫留日家书和诗稿
75	蓝苹与江青
87	生命的强者——白薇
99	一位艺术家的寿宴 ——陆志庠和20世纪30年代的漫画伙伴儿
105	西游记 ——和叶浅予等画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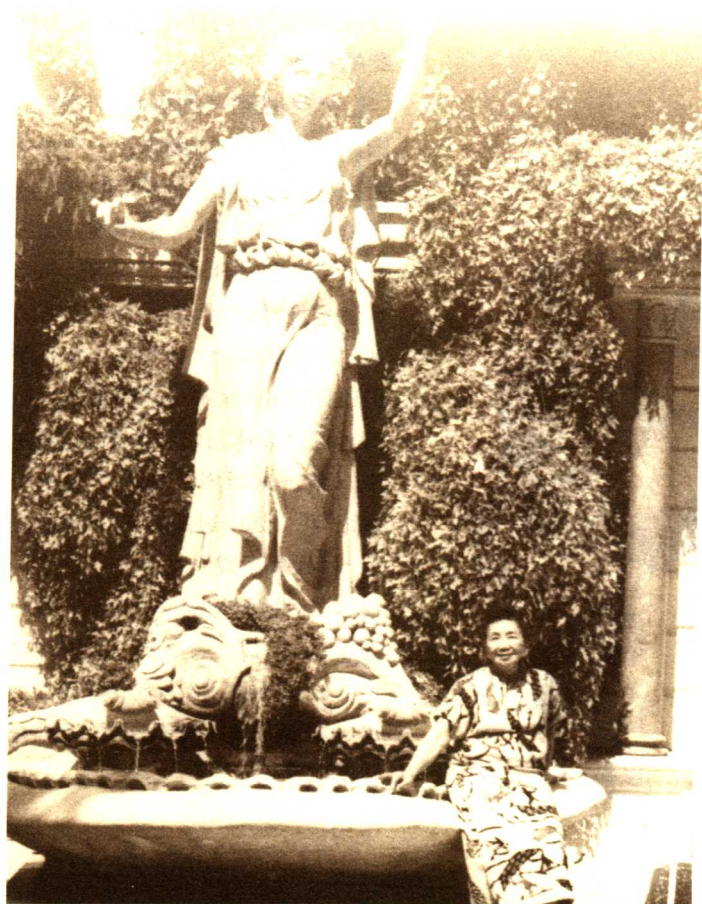
- 109 祖光和凤霞
- 116 凤霞：你慢慢走
——致祖光
- 119 告别吴祖光
- 121 读齐白石画稿
- 129 未来的齐白石纪念馆
- 133 “老顽固”傅雷
- 138 追思林海音
附：林海音致郁风
- 145 生命的寻根之旅
- 151 正直、勤奋、澹泊
——悼念钟敬文先生
- 156 找一片自己的天空
——读王世襄画传
- 165 雪漫什刹海
——记杨宪益与戴乃迭
- 173 清明时节访“故”人
松筠别墅和郁达夫故居
叶浅予艺术馆和唐云艺术馆
夏衍旧居和徐迟纪念馆
- 190 雾都重庆觅当年
- 203 另一个江青的故事

D^{bali}
Douandanle



巴黎
都暗淡了

巴黎的名人故居 与名人街





恐怕再也没有更甚于法国的，以他们所拥有的历代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而自豪，并以他们的名字标上街道、故居建筑，甚至旅店来炫耀。时时提醒人们：啊，这就是我们从他们的作品里读到过的巴黎！对于外国的名家，只要是在巴黎住过的也给予同样待遇，并引为巴黎的骄傲。

光是我到过的极其有限的范围，就有以下这些：爱弥儿·左拉大街，我和一位30多年不见的老友就在那儿一家叫“天桥”的中国饭馆约见。塞纳河的北岸有一段堤，名为伏尔泰堤，就因为堤上有一家旅馆伏尔泰曾经住过，并于1778年在那里逝世。后来这家古老而豪华的旅馆也住过波德莱尔和法朗士。我走过以音乐家斯塔夫斯基为名的一条路，我去访问过的40年不见的老朋友、画家吕霞光就住在一条名为莫利思·罗利那(法国19世纪诗人)的小巷，这条小巷是在一条叫米该尔·希达哥(西班牙诗人)的路上。这一带由于地下是石灰岩，不能盖



吕霞光一家生活照



凡高兄弟在
巴黎的故居

高楼，便被规定全是两三层楼的小房子，每家都各有小院围绕着蔷薇和其他花木。相隔不远就有印象派画家莫奈和可以算得他老师的荷兰画家琼坎的名牌钉在巷口。

莫奈的最有名的故居是在离巴黎不远的日维尔尼，一座花园别墅，可以买票参观。我是多么遗憾没来得及去这个莫奈晚年画了那么多幅睡莲的地方，听说那儿还有养睡莲的“仙女池”，并且房间里一切照旧，所有他的画具和用品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就像他在 1926 年活到 86 岁在这里死去时一样。同样遗憾的是，专门用一个大厅的四壁陈列他的



四巨幅睡莲的博物馆因修理而暂不开放。

我到过蒙马特高地，就在那著名的古老的大教堂旁边，还有一座小小的教堂，尖尖的拱门上面刻着金字：法朗士·李斯特纪念堂。下面的小字写着：993年初建，1177年路易第七重建，1977年成为纪念这位19世纪标题音乐作曲家的音乐会堂。

在去赵无极的别墅的路上，经过一个小乡村，路旁有一个像普通村居那么小的小教堂，原来是现代派著名诗人考克多葬在那里，赵无极一面开车一面告诉我，里面还有诗人自己画的壁画，他说他时常经过，但从来也没有兴趣去看。由于我的要求他才把车停下来，花8法郎买了两张票，除正面是耶稣像外，三面墙都有彩色的像儿童画那样的草叶花朵，不到三分钟就看完了。另外一次我去到附近的小镇米意，又看到一座古堡式的石头房子，门口钉着一块牌子：

“若望·考克多，作家，诗人，电影作家，法国文学院士，逝于1963年10月11日，曾在此居住17年。”

早有人报道过的更著名的如巴尔扎克故居、雨果故居……数也数不清，当然还有中国同志都去凭吊过的周恩来故居。

就在1979年，巴金和徐迟等去巴黎住过的一家在拉丁区的小旅馆叫巴黎——狄纳尔，一入门的柜台旁就有一块铜牌，刻着曾在那里下榻的名人的名字，如泰戈尔、罗曼·罗兰、海明威及其他科学家政治家，现在也许又加上了巴金的名字吧？



枫丹白露森林 与街道树





走在巴黎街上,无论是著名的香榭丽舍林阴道或别的任何路上,两旁总有绿阴覆盖着,而且叶子的形状常常不同,我老想问:这是什么树?好像巴黎人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许多次都答不上来。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几种。

最常见的大叶子的一种是栗子树,主要的繁华街道都是这种。到僻静些的住宅区可就不同了,栽的时候就注意到用不同的品种,虽然都是绿色,但深浅浓淡疏密不同,就形成色彩变化。而且常常是隔开一段就夹着一棵深红色的树或淡紫色的树,我也问过,前者是李子树,而后

枫丹白露森林中的别墅





者音“塔玛丽”，就不知道中文是什么了，反正我在国内南北方都没见过。李子树就像深秋的老枫叶，它使得春天也不单调，而那种淡紫色的呢，妙极了，由于它的叶片很小，又和树枝的颜色相近，远看就像一丛没有体积的淡紫色的烟雾。它在一片浓绿深红中间，用它的中间色把它们隔开。我们不是正在大大提倡植树么，今春在北京新建的住宅区就种下不少柏树，整齐是很整齐了，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在住宅区或街边小公园多种一些不同品种的树，使城市风景的色彩多一些变化。

从巴黎到枫丹白露森林的高速公路，车行不过走一个多小时，到了靠近枫丹白露的公路两边，以高大的绿树为背景，前面有一排矮矮的正在盛开黄花的灌木丛，叫惹内，远看就像最茂盛的迎春或黄刺梅，但近看每一朵花却像豆角花的花瓣，密密麻麻成串成堆。

枫丹白露四个字译得很漂亮，但从本意的色彩来说恰恰相反，Fontainebleau 本意是“蓝色的喷泉”，音译成枫丹白露就成红色的了。不知当初取这个名字，是否为形容森林如喷泉般的翠蓝。





我原来想象中的枫丹白露是一片可以散步就走得完的树林，谁知高速的汽车在其中穿进又穿出，有近又有远，并非连成一片而是许多片，开车一个小时也还走不完的。那著名的拿破仑与约瑟芬幽居过的枫丹白露皇宫也并不在茂密的绿阴覆盖着的森林里面，而是像法国所有的皇宫古堡一样，在阳光下一片如镜的人工湖边，呆板的花圃园林设计也像方块图案一样用等距离的柏树镶上一条边。我很奇怪，从路易十三、十四就很时兴在豪华的室内装饰上用中国丝绣、中国工笔画（其实是更像波斯画）、中国陶瓷甚至中国家具，就像在凡尔赛宫所看到的，可是为什么又没有时兴把中国的园林设计搬过来呢？

拿破仑想要建筑豪华宫殿的野心也不下于他吞并国土的野心，他曾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复卢浮宫，有了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还不够，他曾打算在夏乐宫的旧址，即如今艾菲尔铁塔过塞纳河的对面，修建一座要比沙皇的克里姆林宫更大更美的宫殿。但是如今在枫丹白露宫所遗留的属于他的东西，就是一顶他戴过的三角形黑呢帽，一张比普通的床差不多短 $\frac{1}{3}$ 的他睡过的床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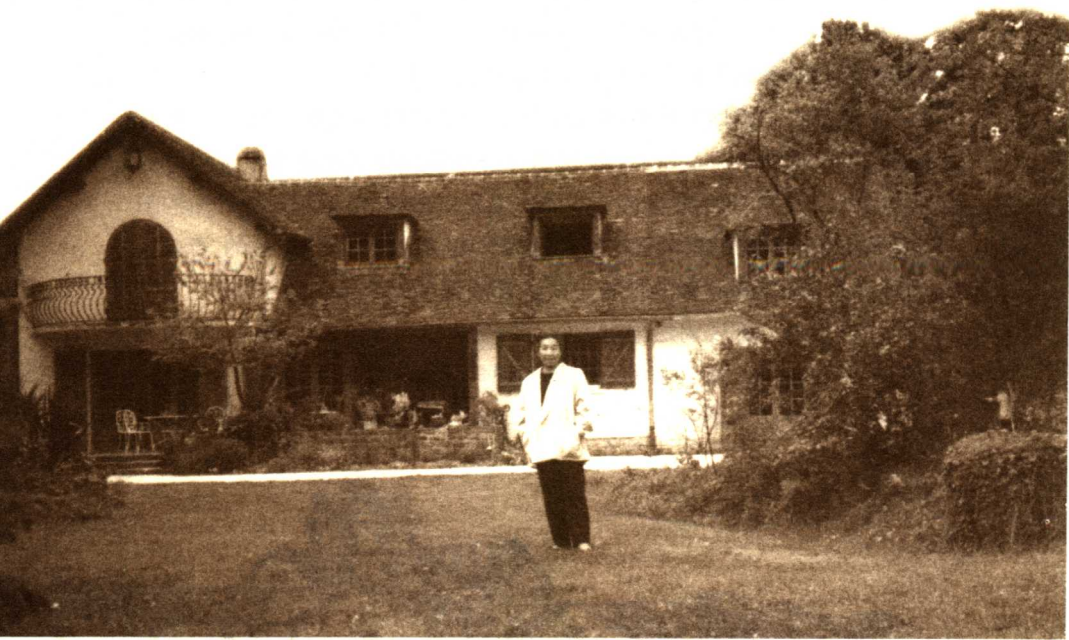
枫丹白露森林还在继续生长繁殖。据说法国政府每年都要拿出一笔钱向国外购买木材，而不许砍伐自己的树。

1982年7月 山东石岛

9



一座小小古城 ——摩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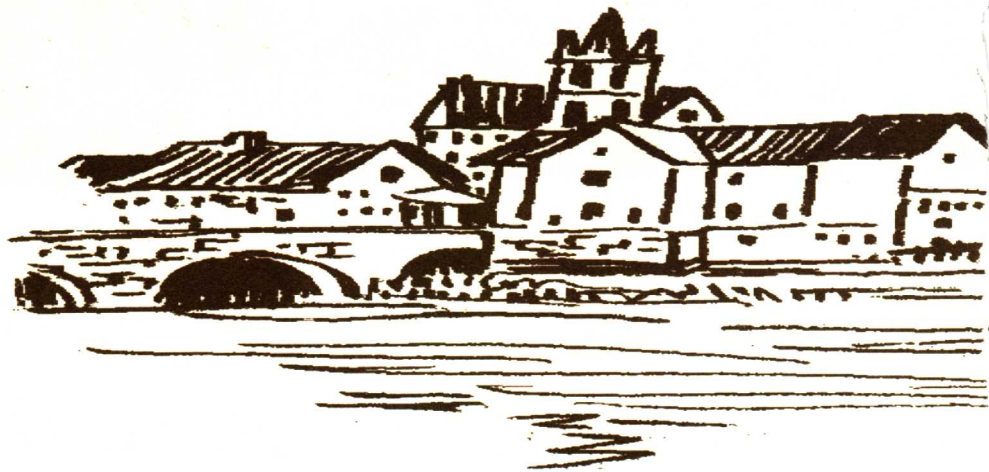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巴黎的印象派诸大师们如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等人的风景画，有许多我们在印刷品中常见的作品，就是在巴黎郊外的小城镇和乡村中画的，如米意、巴比松、枫丹白露、卢昂河边的摩莱等。特别是西斯莱长期住在摩莱，直到晚年在那里死去。

这一次我有幸好几趟驱车走过这些地方，并且专门到摩莱盘桓了半日。

我发现我是跟着他们的足迹走到他们的作品里来了！那红色和灰色有烟囱的尖屋顶，那石头砌成的有个高耸的钟楼的小教堂，那河边的大树和古老的桥，那用小石块铺成的路……包括天空的云，啊，那谐和的色彩和宁静的气氛，不还是和 100 年前一样吗？

要找不同的地方也有，那就是人们的服装和偶然开过的汽车，再有就是沿路看到的别墅和花园，虽然这些建筑的样式也并非很现代感的单纯几何形体，而都是或多或少仿古老别墅的样式，但那开放外露的阳台和过多的鲜艳的装饰花木如红色的玫瑰、紫色的丁香、黄色的“惹内”，就不是 100 年前朴素的带着一些忧郁的深情的风景画中所有的了。

许多地方都说明法国对于保存古代建筑和保持古代传统文化风格是非常重要的。最显著的是巴黎的现代化摩天楼都不许盖在市内，只能建在巴黎边上的郊区。连米意、巴比松、摩莱这样的小城镇里都保持





着很有风格的古老乡村式建筑，只能修理不能重建。新的别墅建筑都是在城镇外面的公路边。我在米意的中心看到至今完好地保存着的12世纪木结构的一座菜市场棚，约长100多米，至今早上那里还有市场。

摩莱的全称，按原文即“卢昂河上的摩莱”。贯穿全城的大路两边都是商店，走到尽头就要穿出一座建筑的拱形城门，出了城门就走上了古老的桥，桥下便是卢昂河。我走到了河对岸，往左是一片草坪，站在草坪上望对岸，美极了！当时有人告诉我许多名画家就是在这块草坪上画对岸的。回到北京我特意查找了介绍印象派作品的书，就找到西斯莱画的《摩莱大桥》，啊，正好就是我曾经站在那块草坪上所看到的角度。很遗憾我在这里拍的照片曝光坏了，只好勾一张西斯莱的画作插图吧。

听说在节日里，这座小小的古城还常组织一种化装表演。黄昏，人们过了桥来到这块河岸草坪上，观看对岸穿着古代武士服装的一大群表演者，高举火把和武器，表演攻战的场面。可以想象那火光映照的人们，河水映出倒影……

1982年7月 山东石岛

